交流與對話

陪西川滿回家：會津若松一行有感

文・圖｜潘青林　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

藝術生涯連帶著華麗島浪漫風物與藏書票創作的西川滿，他是日治時期臺灣重要文化人，戰後世局重構而引揚回到日本出生地會津若松，從此未履台灣；然而藏書票藝術勝緣再度憑藉著文學亙古不變的友誼，回溯了一次回家的路。

大約在一年前，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著手策劃「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人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與心 的日本」展，而我也在父親潘元石殷切的期望下，懷著「陪西川滿回家、並把他在臺灣的燦爛作品介紹給他的鄉親認識」這樣一個理念，滿心期待地在臺灣開始著手處理藏書票展品部分，並進行展覽圖錄藏書票部分的論文撰寫。

父親與西川滿為摯友，並曾合作出版西川滿生前最後一本著作《元宵記》。父親一直心心念念與西川滿最後一次在日本家中見面情狀，以及當時病中的西川滿對他在臺灣繼續推廣藏書票藝術的囑托。2010 年父親憑藉著與日本書票協會的良好關係，讓 11 位日本重量級藏書票收藏家藉由舉辦「書本上的珍珠——臺日藏書票特展」的契機，捐贈了近 600 件藏書票作品。此舉不僅讓臺灣文學館成為臺灣收藏藏書票作品數量最多的官方單位，更是讓文學館一躍成為臺灣藏書票研究重鎮。

2017年「南島風情－臺日藏書票特展」開幕。

當時邀請的這 11 位日本藏書票收藏家，對臺文館專業的策展能力，及良好的典藏設備，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起參與展出的佐佐木康之，感動於臺灣人對日本 311 大地震的豐沛捐贈，於 2013 年 11 月，再度決定以佐佐木敏夫之名，將他收藏近半世紀的藏書票及相關書籍全數指定捐贈臺文館。在獲得如此豐沛的藏書票作品與文獻捐贈之後，臺文館擁有了臺日文化交流的最佳實力。就在佐佐木先生捐贈後的三年半，經過無數的努力，臺文館終於促成 2017 年在日本東京的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南島風情——臺日藏書票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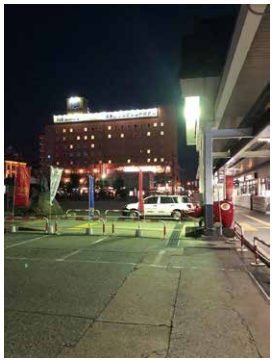
藏書票在藝術品項中，是屬於較為小眾的藝術類別，因此 2017 年「南島風情——臺日藏書票

特展」的預設觀眾群，原本還是以日本書票協會會員為主。出乎意料之外，此次展覽居然吸引了許多之前沒有想到會前來的貴賓，其中一位就是福島縣立博物館赤坂憲雄館長。

西川滿出生於福島縣會津若松市，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留下了龐大文化遺產。戰後回到日本，儘管還是堅持持續創作，但是在現實生活的艱辛與壓迫之下，所散發的能量與在臺之時甚有差距，也因此，在日本除了少數文化人之外，西川滿之名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連赤坂館長在當時對西川滿也尚未有所耳聞。「南島風情——臺日藏書票特展」展覽，讓赤坂館長驚覺有一位這麼傑出的東北鄉親，在臺灣產生過如此的影響力，並留下珍貴精美的文化遺產，2018 年在福島縣舉辦「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人 ·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與心繫的日本」展的因緣由此而生。

2018 年 7 月 18 日，我們一行三人（臺文館王嘉玲與修復師黃眉琇），早上六點在高雄小港機場集合，拖了六個行李箱含此次參展的 100 多件文物，直飛日本東京成田機場，接著搭機場快線到東京站，轉新幹線到郡山，再轉一般通勤列車至會津若松市。這約 14 小時不停移動的辛勞，讓我們感嘆當年戰後，西川滿到底是怎麼回到家的。一想到我們是搭飛機再順利轉車，也已然疲憊，當年他搭船回到日本，得再想辦法回到福島縣的會津若松市，雖說當時他年代的時間感與我們現在不同，但是一想像到他回家期間旅途的辛勞與沿途的不確定性，就深感同情與敬佩。

下了列車看到會津若松市車站時，有種「終於到了」的疲憊感和「居然已經到了」的興奮感，



左／由成田機場到會津若松市須轉車三次。
右／晚上七點半的會津若松車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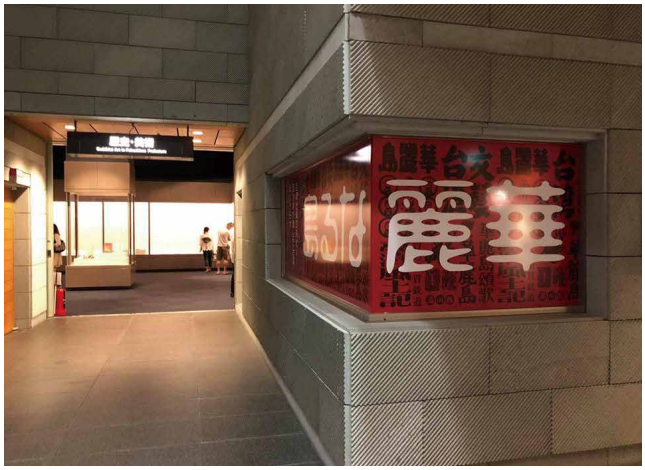
心緒錯綜複雜。晚間約七點半的會津若松車站，站前已無計程車在排班，街道昏暗。福島縣立博物館的美術專門學藝員小林小姐開車前來接應，我們一行人直接到館內，確認出借的展品已安全放置在館內行政區域並上鎖，終於放下心中大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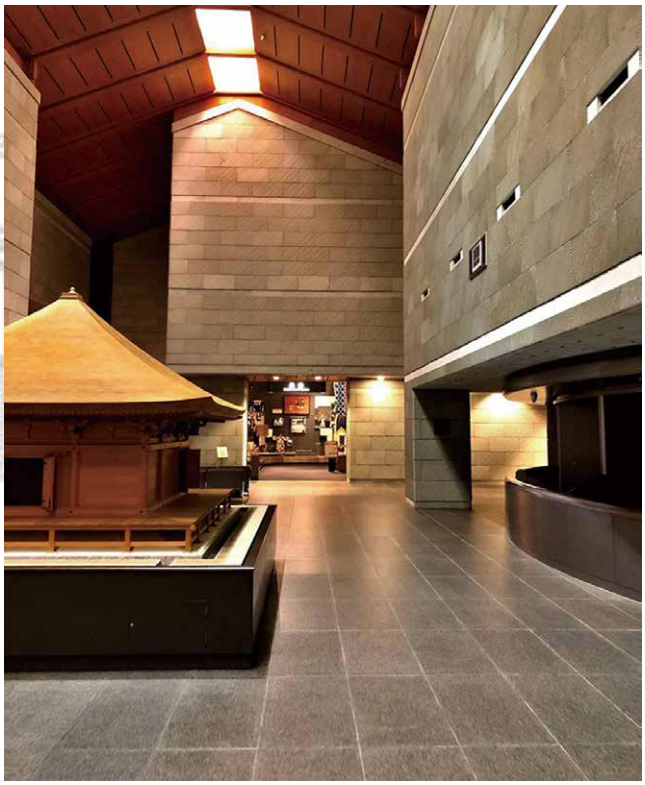
此次展覽的關鍵人物為池田茜藍小姐，是一位極為優秀的中日文翻譯家，她為了這個展覽，近一年來積極在臺日之間溝通與募款，數次飛來臺灣做協調與參與籌備會議，憑著「想介紹鄉親西川滿給福島市民認識」的理想，以優異的中日語能力，擔任所有口譯和翻譯工作。在日本，會津若松市不會是國際觀光客的首選之地，與大家熟悉的東京相較，會津若松市俱有十足的偏鄉感。

根據展品的數量，與展場的規劃下，此次西川滿系列展分為兩場展覽，分別是在福島縣立博物館常設展示室的「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人 ·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與心繫的日本」展（展期：2018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9 日），展出西川滿文獻和部分藏書票作品。在齋藤清美術館第 1 展示

室「連結臺灣、齋藤清×版畫〈藏書票〉」展（展期：2018年7月22日至9月9日），展出西川滿與齋藤清藏書票作品。7月19日，我與臺文館王嘉玲、修復師黃眉琇和翻譯池田小姐於上午九時到達福島縣立博物館，開始準備開箱和文物清點。齋藤清美術館的美術管理渡部小姐和學藝員伊藤小姐約九點半時即到現場，首先進行藏書票的清點與移交，雖然彼此語言不通，但是依照博物館制式的作品清點、檢查與移交程序，幾乎不太需要語言溝通就順利進行，約莫中午十二時半完成藏書票點交程序，渡部小姐和伊藤小姐即刻將作品帶回

上／在福島縣立博物館點交文物。
下／在福島縣立博物館包裝文物準備運至展場。





上／福島縣立博物館場展場入口。
下／福島縣立博物館展場。

齋藤清美術館。下午午餐過後開始點交要在福島縣立博物館展出的作品。齋藤清美術館有舉辦過國際展的經驗，但是福島縣立博物館此次卻是第一次與日本之外的博物館進行展覽合作，本展覽有幸成為福島縣立博物館於 1986 年開館以來的第一場國際展。

上／齋藤清美術館門口展覽宣傳。
下／東京臺灣文化中心朱文清顧問（中）蒞臨齋藤清美術館參觀。齋藤清美術館長目黑健一郎館長（右）陪同觀展，潘青林（左）進行導覽。

經過辛苦地籌備與策劃，在滿心期待下，「華麗島——會津出身的文化人 · 西川滿所愛的臺灣與心繫的日本」和「連結臺灣、齋藤清×版畫〈藏書票〉」展，終於在 7 月 22 日上午於齋藤清美術館開幕，現場出席的除了齋藤清著作權人渡部久子、東京臺灣文化中心朱文清顧問、齋藤清美術館目黑健一郎館長等文化人士之外，當地許多政治界、商業界與新聞界人士也相當關心，會津若松商工會議所會長川惠男、柳津町町長井關庄一、福島縣三島町長矢澤源成、福島民報社事業局長荒木英幸、福島民友新聞社取締役事業局長管野芳美等人均出席開幕典禮，臺灣方面則由臺文館蕭淑貞副館長為代表，共同為這期待已久的展覽揭開序幕。當天下午在福島縣立博物館則是安排了一場研討會，由西川潤（西川滿之子，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張良澤（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和赤坂憲雄館長展開精彩的演講與對談。

今年恰逢日本進行「明治維新」改革 150 年週年，當年原本是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瞬間變成「朝敵（朝廷敵人）」。就在我們舉辦展覽期間，福島縣為了迎接「戊辰戦争 150 周年」，會津若松市的鶴城天守閣，舉辦了「会津藩士の戦い」收藏品展，白虎隊切腹自殺的沾血刀刃在玻璃櫃後蒼白展示。而走在街頭，戰爭 150 周年的文宣與紀念旗幟，都有著「以忠義之心聯繫未來」

上／研討會現場（左：張良澤，中：西川潤，右：池田）。
右上／豎立在鶴城入口處的江戶時代會津藩武士規條。
右下／會津若松市吉祥物紅牛。

（義の思い げ未 へ）標語。此次有幸能夠在西川滿的故鄉待了整整六天六夜，就像我一路聽聞與理解的，會津人以「反骨」、「支持弱者」與「是非分明堅持做對的事」的個性聞名，以及扛著明治維新最大悲劇白虎隊自殺的精神，以錯綜複雜的「戰敗方」歷史觀點為身分認同。在會津若松市出生的西川滿，來到臺灣之後，亦從未以居高臨下的高傲態度對待眼前土地，反而是以「同樣是戰敗方」的平行角度，來讚賞臺灣這片土地上風土民情的美，迸發出對藝術如此堅持與浪漫的追求。

對照繁華無盡的東京，日本福島縣晚上八點的世界就已然黑暗沈靜，儘管福島核爆的海岸邊要 4000 年才能淨化還原，福島電廠至今依舊努力運轉並將電力運送到東京，以農產品輸出為主的福島居民，還是盡力為自家農產品的食安問題在努力。如同我在飯盛山看到的這隻會津吉祥物紅牛，身上背著斗笠和兩桶金，搖頭晃腦站立着，這何嘗不是西川滿的精神！像牛一樣揹著斗笠辛苦耕耘，但是那兩桶黃金卻是留給我們最貨真價實的珍貴藝術遺產。我當下立即將這隻紅牛購回贈送給父親，因為他追隨西川滿的腳步一路至今，對於藝術的頑固堅持態度，何嘗不也是如此！